

哈尼夫·庫雷西 ■ 著 李佩味 ■ 譯

親密關係

傷害，其實是一種不情願的親密行為

Intimacy

Hanif Kureishi

親密關係

定價：180 元

1999 年 12 月 初版 1 刷

作 者 哈尼夫·庫雷西
譯 者 李佩味
發行人 王永福
出版者 新雨出版社
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電 話 (02)2978-9528
(02)2978-9529
傳 真 (02)2978-9518
郵撥帳號 11954996
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印 刷 廠 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排 版 法德印前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 1998 by Hanif Kureishi

Chinese translation, copyright © 1999 New Rain Publishing Co.,

他準備離開另一半和兩個幼小的兒子。

在離家前的漫漫長夜，他想起自己與新舊情人間所夾雜的快樂與悲傷的關係。
在反芻和遲疑中，展露出男女之間共同生活的痛苦與快樂。

作者簡介

哈尼夫·庫雷西生長於英國肯特郡，畢業於倫敦金恩大學哲學系。一九八一年，他以劇本《市郊》贏得喬治迪凡獎。一九八二年獲任為皇家宮廷劇院駐院作家。一九八四年完成《我美麗的洗衣店》，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最佳電影劇本。庫雷西的第一部電影是《倫敦殺了我》，他同時也為此片導演。接著他的第二部電影《山米和羅絲》問世。一九九〇年，他以《郊區的佛陀》一書贏得惠特布萊德獎的最佳首本小說獎；該書並於一九九三年由英國廣播公司拍成四部曲的連續劇，由他改寫的《母親的勇氣》已經由皇家莎士比亞公司出版，並由皇家國家劇院搬上舞台。一九九五年，他的第二本小說《黑色相簿》出版。一九九七年，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《愛在藍色時代》出版，當中收錄的一篇故事〈我的身子是宗教狂〉已於一九九八年改編成電影。

「敘事優美，人物對話平實富機智，

即使最平凡的人物，亦能呈現其溫暖善良之人性。」——《星期日郵報》

「哈尼夫·庫雷西對時代思潮的洞察力比以往更為敏銳。

他不用花俏筆法，而以直接、不凌亂的方式陳述。在平凡的結局中，表現出強烈的美感。」——《獨立報》

讀者請剪下剪角，集滿十
個寄回本社，可換取300元以上之本社任何出版品。
(回函註名索取書名。如有
缺書將以同價位之其他
書籍代替。)

新雨

哈尼夫·庫雷西 ■ 著 李佩味 ■ 譯

親密關係

傷害，其實是一種不情願的親密行為

Intimacy

Hanif Kureishi

譯者序

李佩味

男女之間的感情是個很複雜的課題，特別是兩個人開始共同生活之後，想要繼續維持相愛、和諧的關係，真是很不容易。

現今社會裡的離婚率真的高，是外在環境的誘惑多了，還是人變得不再那麼容易滿足？書中的主角以逃家前一晚的內心掙扎告訴讀者他不可不為的無奈。究竟人是應該跟著自己的感覺走，享受有限的人生？還是遵守傳統的禮教和道德觀，認命地過生活？書中主角提出了不少值得繼續深思或參考的角度。

「傷害一個人是種很不情願的親密行為」是我在翻譯本書時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。兩個人因為相愛而有親密關係，但有一天這份愛變了，卻會成為最致命的傷害，天下痴情男女何不也來思考思考這句話箇中的涵意。

親密關係

這是最傷感的一個夜晚，因為我就要離開這裡，而且不再回來了。明天早上，當那個和我生活了六年的女人，騎著腳踏車去上班，而我們的孩子也拿著球去公園玩的時候，我就要收拾行囊，偷偷離開這個家，搭地鐵去維托的住處。在那兒，有一段時間我會睡在廚房旁一個小房間的地板上，那是維托好心讓我暫時棲身的地方。在這段不知會有多久的時間裡，每天早上我起床後將不斷重複相同的動作，就是把舖在地上的單人床墊放回櫃子，把被子塞回箱子，再把椅墊放回沙發上——一個十足單身漢的日子。

我不要再過現在這種生活，我受不了。也許我該留張紙條什麼的，讓她知道我的決定，像是「親愛的蘇珊，我不會回來了……」。不過，也許明天下午再打電話給她會好一點，或者我可以週末再回來看。這些枝節的部分我還沒決定要怎麼做。不過幾乎可以確定的是，我不會在今晚就告訴她這件事，我會拖一下。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為言語會產生行動，誰知道說了之後會有什麼事發生。況且話一旦說出去就收不回來，要是惹來什麼無法挽回的事，那麻煩就大了。我怕，我不知道會演變成什麼樣的局面。事實上，我現在就在發抖。這一個下午、一整天都抖個不停。

所以今天晚上，可能是我們這個家繼續維持一個理想、完整家庭形象的最後一夜，也是我和一個認識了十年、幾乎已經完全摸透，而且一點也不想再多了解的女人，相處的最後一夜。很快我們就會變成像陌生人一樣了。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傷害一個人其實是一種不情願的親密行為；我們會被迫成為擁有共同一段歷史的危險友人。想到她第一次抓著我手臂的那一刻，我真希望我當時掉頭就走了。為什麼我沒那樣做呢？後來這一段真是多餘的，浪費時間也浪費感情。她也對我說過類似這樣的話，但我們都是認真的嗎？對於這些問題我一直沒有明確的答案。

我坐在浴缸的邊緣，看著兩個兒子在浴缸裡面玩。他們一個三歲、一個五歲。一堆玩具浮在水面上。還有小水盆、漱口杯。兩個小鬼在那兒喃喃自語，有時候也會互相交談。他們玩得很高興，就像人們說的那種天真無邪的孩子。今天早上，在我準備出門而腦子裡還為一堆事情煩著的時候，那個大的堅持要我在他臉上再啄一下，還對我說：「爹地，我愛每一個人。」

明天我會做一件傷害他們的事。

小的最近都是穿著棉布褲、小襯衫，戴著警察那種鋼盔，真是個調皮鬼。在我把衣服丟進籃子裡時，外面傳來一個聲音讓我猛然一怔，暫時停止了呼吸。

終於！

她忙著把腳踏車推進客廳的一角，然後把一袋袋的東西從籃子上拿下來。

過去幾個月來，特別是過去這幾天，不論我是在工作、講話、等車，不論我在幹什麼，我已經從各角度深入思考過離家這件事。好幾次因為想得太入神，還坐車坐過了頭。有時候會赫然發現自己在一個很熟悉的地方，但是卻想不起來究竟是哪裡。其實我偶爾也會搞不清楚自己人在哪裡，我覺得這也是種蠻愉快的經驗。不過這些天來，我老覺得自己是眯著眼睛在看完全顛倒了的世界。

我一直說服自己：離開一個人不是你能對他做的最無情的一件事。分離或許讓人覺得有些傷感，但不一定就是個悲劇。如果你都不離開任何人，那就不會有空間接納新人了。當然這樣的說法，對別人、對過去的時代、對老舊的觀念來說，就是對愛不忠貞。不過，或許每一天都應該有一點重要的不貞或必要的背叛，如此才會有樂觀而充滿希望的人生，因為它保

證一個人對未來的信心，也就是宣誓生活中的一切不只是可以有變化，而且可以變得更好。

所以，我下定決心做個交換。我拿蘇珊、我的孩子、我的房子和種滿了大麻、開滿了櫻花的花園子，來換維托住處的一小塊棲身之地，而且地上還積滿了灰塵。

八年前維托離開了他老婆。從那時候起，雖然他也不乏女孩子自己投懷送抱的韻事，不過，他沒有擁有過令他滿意的愛情。通常要是電話鈴響了，他會驚慌地跳起來，飛奔地跑去接，一邊心裡還七上八下地想會是哪個女孩子打電話來興師問罪。你看，維托就算不能讓那些女人滿意，起碼他能給她們希望。

維托跟我的共同愛好就是泡酒吧。他根本不在乎我是滔滔不絕，還是沈默不語。他已經習慣我一個話題跳過一個話題，隨性的聊天方式。如果我問他，為什麼他老婆到現在還在恨他，他會毫不避諱的告訴我。我和家裡兩個小鬼一樣，愛聽好故事，而且還有好故事百聽不厭的特異功能。重複細節對我來說一點也不無聊，我還會要求人家講得越仔細、越有氣氛越好。不過維托他講話實在是很慢，像老牛拖車似的。常常我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等下一個字從嘴巴裡吐出來呢，還是根本不想講了。我拿他沒輒，也只能把這些中場休息的時間，當

成是我幻想的機會。但是將來我能忍受每天的生活裡，都是這些自言自語，突然的靜默和在酒吧飲酒作樂嗎？

蘇珊走進浴室來了。

她說：「為什麼你都不關浴室的門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為什麼你都不關門！」

我想不出任何理由。

她忙著親兩個孩子。我愛她對他們的熱情。這些日子以來，我們一開口就是講這兩個孩子，講他們說過些什麼話，做過些什麼事，好像他們是別人無法分享、無法了解的領域。

蘇珊碰都沒碰我一下，只是把臉頰推到我的唇前，我要親她還得向前靠，反正是種兩人都不怎麼情願的親吻。我聞到她身上有香水混雜汗水的味道。

她進房去換衣服，再出來的時候，已經換上汗衫和牛仔褲，還為我們倆各倒了一杯酒。

「哈囉！還好嗎？」

她定定地看著我，讓我注意她。我覺得我的身體在收縮。

「還好啊！」

我故作輕鬆地回答，臉上還擠出笑容。她是不是看出我的表情今天有些不一樣？我不是露出了什麼馬腳？我看起來一定很慌張失措。通常在我要看到她之前，我都會先準備二、三個可能的話題，好像我們的對話是考試一樣。你知道嗎？她指控我都不和她說話；真希望她知道我心裡已經氣得都結巴了。今天因為心裡有事，忘了事先排練；這會兒我更是腦子一片空白。天漸漸地暗了，我想靜默就像黑暗一樣，有時也是不錯的；它也是一種語言。夫妻間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不說話。

*

*

*

她在講辦公室的同事讓她怎麼怎麼失望。

「他們都不是好人！」她說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我問。